

冷眼看

冷眼冷語

鮑曉暉

報紙副刊有「方塊」文章，此種文章的特點是內容言簡意賅，因此篇幅短小精悍，每刊在報端顯眼處。又因它在副刊衆多洋灑大文中，不過佔「豆腐塊」大的地盤，行家就稱爲「方塊」。

「方塊」話題包羅萬象；有閒話家常，有談古論今，有評介文化事，有針砭時弊。但有千字內之限，必須長話短說。在七八百字內，要暢所欲言，言之有物，字字擲地做金石聲，使讀者邊看邊暗中喝采，實非易事。尤以針砭時弊，撰寫此類文字的方家，不但要有如炬之目，洞察時弊之源。也要有犀利如劍的筆鋒，予以針灸，才能消除病竈，收春秋筆伐之效。在臺灣有此「工力」的方家，首推聯合副刊何凡先生的「玻璃墊上」了。其筆鋒之犀利堪稱老薑。

難道只有老薑才辣嗎？最近讀了女方家陳冷的「冷眼冷語」，不禁拍案稱快！想不到嫩薑也有既「辣」又「衝」的。

「冷」書裏的文字，大多是作者在主編臺灣時報副刊時，補「天窗」的急就章之作。以一個年輕的女主編，在檢字工人頻頻催稿下揮汗趕工，却能篇篇珠璣，言言擊中要害，其眼之「炬」，筆之「犀」，不

翰老盡，爲文有奇才者此即倚馬之才。而字裏行間那股熱愛真理的坦誠，「愛之深，責之切」初生之犢的文風，讀來更有快人快言快語的痛快！

現在，我們且看她那如劍的筆鋒，如炬之目；

在「建立專欄」中她寫：

「這是一個知識爆發的時代，新的知識以分秒的速度在增長，在擴張，在爆炸，我們豈能讓甲殺乙，乙殺甲的無聞新聞，讓A女人選美，B女星下嫁的花邊新聞使我們心胸偏窄，心智閉塞，精神麻木？」

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說「文集內部份內容係針砭時弊之作，今日看來已是『事過境遷』，但『事雖過』，問題大抵仍存在。」的確，我們的報紙積習難改，現在仍一味以黃黑社會新聞迎合少數讀者。筆者在寫此文之際，一位女編劇下海伴舞的新聞，正被各報競相渲染刊登。但一位痼疾纏身廿餘年的女作家，她的奮鬥史只不過輕描淡寫，蜻蜓點水式的報導一下，足證「冷」言不假。

再如在「翻譯絕唱」中，談到林以亮論翻譯，爲好的翻譯做不平鳴。談到時下太多翻譯的書，是支沒有魔力的魔杖，使讀者索然無味，我也有同感。外文

不通的我。每想窺朝「外國」文學的殿堂時，翻翻那些琳瑯滿目的譯作。竟然都引不起我的興趣。曾經滄海，至今我猶記讀傳東華譯的「飄」時之癡迷。學生時代錢袋是貧乏的，但智識之袋却是豐富的，週末坐在小小圖書館裏，吃着廉價的花生米，沉迷在「人鼠之間」「靜靜的頓河」「戰爭與和平」「月亮下去了」等名著裏。只是却忘了譯者是誰，因爲本本如醇美的酒，用不着去牢記釀造者的名字。我也但願我們的翻譯界，能出現「翻譯絕唱」，更願每闕「絕唱」普遍流傳。

另外在「前衛創作」中，作者又揭露臺灣文壇只重「知名度」而不重「文」的怪現象，這種現象至今更顯着。在臺灣有些文人不甘寂寞，一位稍有文名的人，爲怕讀者遺忘他？還是想突破自己？另闢蹊徑。可惜江郎才盡，變不出新花樣，於焉「前衛創作」的新潮派作品產生，以「出奇」作品以惑讀者。如讀者看後如墮五里霧中，還大言不慚浩嘆「曲高和寡」。其實聯句成文，乃是藉文字表達作者的意思及思想。如文字奇特，或字句如夢囈人語，已使讀者丈二金剛，遑論欣賞了。沒有讀者欣賞的作品，如何「前衛」

得起來？

作者犀利的劍，也不放過影劇圈，在「黃金時間」內，她撚虎鬚了：

「臺視分析華視成功關鍵在於閩南語節目，閩南語節目而有此起死回生的神效，真應該讓我們身為閩南人士者感到光榮與驕傲！廿多年來，臺灣竭力推行國語，而成績的確也不差，不料電視臺連續出現，却把國語的推行打到最低點，真是始料未及的事。華視爲官方組織，在『有奶便是娘』的前提下，根本不管什麼推不推行國語，官家自打嘴巴，更可算是官場新現形之一！可嘆復可笑！」

提起「推行國語」，我也欲說還休！這種自打嘴巴的現象豈僅電視臺，作育人才的學府，校長在臺上演講大力推行國語，私底下和同鄉的同仁老師們交談全是方言。機關首長在會議席上國語琅琅上口，平常在辦公廳和本省同仁談話，依然是閩南語。如此這般的社教與學校教育背道而馳的現象，至今依然存在。難怪有些「國語」講了二十多年的本省籍政府首長，如用國語演講時，不是吞腔吞調，就是結結巴巴辭不達意。而民間有些高齡同胞，聽到國語問話，更是

茫茫然「莫宰羊」！

在「『他媽的』與性格」裏，談到我們的國罵在影劇圈中風頭頗健。不但在劇中飾演販夫走卒者，口口聲聲「他媽的」表示社會身份。即使是身受大學教育的音樂家，也「他媽的」三字經不離口。

按「他媽的」是北方最粗俗下流的罵人話，與本省的「幹你娘」有異曲同工之妙，難登大雅之堂的。晚近不知誰是「始作俑者」，先是在影劇中表現「下流人物」性格的臺詞，許是效果良好，竟升格爲「高等知識份子」的性格表現臺詞！某些在堂堂大學「外國」講學的教授，竟口出「粗」言，我不以爲那是性格，倒覺得「好下流」！但願他們在國外沒有宣揚我們的「國罵」，也但願那部「性格音樂家」影片不會流傳到國外放映，否則我們這有五千年優秀文化的民族，在外國人眼中不都成了野蠻性格的民族了嗎！？

在政壇中，議員每在競選時，都會亮出一句中聽的口號「爲民喉舌」。在文壇上，方塊專欄並沒有義務「爲民喉舌」，但報紙是大眾傳播工具，作者有時也因良知驅使，替小民代言一二。

在「讀者自求多福」中。作者又藉聯合報「大家

談」一欄中，一位署名「愛國而傷心的讀者」的一封信，激起她舉起良知的筆者，狠狠的鞭答「××」公司一詞。如何鞭答，請讀者自看本文，我不想引文抄書，只引「愛國而傷心的讀者」沉痛的話：

「這種不負責任而無信用的行為，以及不良的產品，使人失望到極點。現在只要一提起××公司，全家就搖頭，這就是國貨！被保護了十數年的國產汽車，全家人後悔得不得了，一片愛國心竟換來無限傷心

。我們所痛的並不是這些錢，而是完完全全摧毀了全家人對國貨的信心！」這一席悲憤傷心語，足可做為國貨產品商的座右銘。

「愛之深，責之切」方家針砭時弊時，都懷着強烈的愛國心。史稱「孔子刪春秋，亂臣賊子懼」。「世衰道微，邪說暴行作」豈僅在亂世，在太平盛世也在所不免，在我們這個國泰民安的社會中，仍需一些春秋之筆來驅「蠹蝨」，我期望陳冷不以此書為絕響！

唐詩散論

葉慶炳著

定價五〇元

洪範書店

收錄葉慶炳
教授評鑒唐詩
的七篇文章

離台百日

顏元叔著

定價五〇元

北市郵箱17-171號

記述作者訪遊
美國東部時的
現實和感受

歷山手記

渡也著

定價四五元

郵掛一〇七四二號

是渡也六年間
沈思默想的心
智記錄

海外寄霓君

朱湘著

定價四〇元

電話五五一三二九

革命詩人朱湘留
學時期寫給他妻
子的九十封信